

新写
国新写实
系列丛书

●老藤等 著

黄昏里的 「双规」

黄昏里的“双规”

失踪的市长
换届选举

女主持人
招商引资

●让他心烦的是，主管案性的纪委副书记告诉
他，省里的一位领导对牛昕的案子很关
心，已经让省纪委了解情况了。他对副书记
说，不要听信谣传，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领
导找我为生听说情……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黄昏里的一 『双规』

● 老藤等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昏里的“双规” / 老藤等著: 金在胜编选. —长沙:

湖南文艺出版, 2009. 10

(中国新写实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404-4440-2

I. 黄… II. ①藤…②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7386号

黄昏里的“双规”

封面设计

进 子 吴学军

赵 婧 刘春瑶

燕 子 蒋武智

老 藤 等著

金在胜 编选

出版人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汤亚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mm 1/32 印张: 12

字数: 300,000

ISBN 978-7-5404-4440-2

定价: 25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001 黄昏里的“双规”

老 藤

让他心烦的是，主管案件的纪委副书记告诉他，省里的一位领导对牛昕的案子很关心，已经让省纪委了解情况了。他对副书记说，不要听信谣传，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领导找我为牛昕说情……

038 失踪的市长

杨少衡

张耀询问了可能知道袁传杰行踪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政府办负责处理袁副市长工作事务的副主任、相关科长和袁的秘书，每个人都知道袁副市长去了北京，行前均有若干工作交代，却没人知道他此刻何在……

094 女主持人

陈世旭

过了年，林太通知陈蓁去新岗位上班，做她想了多年的主持人。又说，你该去送送顾省长，他调回北京了，你这事怕是他省里亲自关照落实的最后一件事了……

197 换届选举

史生荣

书记刚起床。书记说是他决定的。秋和祥问为什么，书记反问说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，他乱骗女人作风败坏，还挑拨干部之间的关系，这样的坏人我们还能继续用他吗……

303 招商引资

张阳球

市政府会议室里，市长说，抓力董事长一事，非常严重。它不仅影响这一次的投资，还将给后来的投资者一个不好的影响。同志们啊，这次我参加省里的商洽会，汗颜啊……

335 局长人选

孙春平

屈维秋的职务是市交通局副局长，主管局办和公路规划设计。此前，为承包工程上的事，他替高星找过主管工程的副局长陈衍捷，陈衍捷挺开面，都如愿了。既为同僚，互相关照……

黄昏里的“双规” ■■■

◇ 老 藤

午后的秋阳，透过宽大的落地窗，将室外那棵已经叶落殆尽的老槐树的影子，幻灯一样打在办公室的北墙上。程海岩不止一次注意到了这盘根错节的影子，这影子随着太阳的西移悄然无声地变化着。刚才还是团簇收敛的样子，浏览半张晚报的工夫，又变得张牙舞爪了。直到阳光暗淡下来，这影子也渐渐模糊，钻到墙里隐匿起来了。

程海岩的目光从墙上收回来，落在案头那份报告上。

这是一份要求对市国资委主任牛昕实行“双规”的报告。因为事先按程序已经和有关方面通了气，现在，只要他这个市纪委书记大笔一挥，“9·06”专案组就可以马上采取行动了。

检查一室的主任李子和在他的办公室站了一会儿，见书记迟迟没有动笔，就识趣地退了出去。李子和是“9·06”专案组的组长，人瘦高清癯，表情忧患凝重，看上去很有点堂吉珂德式的悲壮。由于他办案很刁骨头，一些市管干部对他敬而远之，并私下给他起了个绰号：“一根筋”。程海岩十分欣赏这个一根筋的部下，在一个内部会议上他说过，做纪检工作就是要有一股油盐不进的犟劲，太精太灵了不行。虽然没有点名，但全机关的人都知道这是在表扬谁。半个月前的9月6日，实名举报牛昕的信访件从省里转来后，他点将让李子和当了这个人

“9·06”专案组的组长。

让程海岩犹豫的不是牛昕的职务。牛昕不过是个局级干部，在浑江市，像牛昕这样级别的干部能坐满一个大会堂。让他难以落笔的是牛昕头上的光环。他曾经设想过，假如牛昕是个军人的话，那么他胸前的勋章会一直挂到裤腰上。他得到的荣誉实在太多了，在荣誉随着金钱的行情看涨的时代，牛昕几乎成了一个各种荣誉的收藏家。对待这样一个人物，程海岩不得不慎重。从很多荣誉的性质看，牛昕简直就是浑江工业系统改革的一块招牌，这招牌挂起来的时候需要层层镀金，摘下来的时候难免不磕磕碰碰。为此，他一再问李子和，初核的问题能不能把握准？李子和拍着胸脯保证：如果牛昕够不上线，我提头来见你！李子和所说的“线”，是指党政纪处分，市纪委一直内部把握这样一条原则，对实行“双规”的对象，构成党政纪处分是门坎儿。

牛昕的问题就像豪猪的背，哪一点摁下去都会扎出血来。

程海岩把报告扣在桌子上，靠着椅子闭目小憩。他要在脑子里梳一梳，如果牛昕的案子查下去，大致会牵连到哪些人物。

头一个受牵连的应该是副市长马小德。马小德是牛昕的主管市长，长长的脖颈使他看上去总是高人一头。每次工交系统开拉练会，他都像一只旁若无人的公鹅，喜欢对身边的人吼上几声。只有对牛昕，他才会把长长的脖颈弯下来，和对方交头接耳有着说不完的私话。关于国企改制出售的问题，下边有许多反映。有人说牛马两人演双簧，其实是牛在给马扛活。如果牛饮了一盆油，那么马至少饮下一缸。但这个说法都是来自社会上的口风，没有谁去查证，倒是干部中流传的一个说法，令马小德很是恼火。这说法是针对他的长脖子的。说有一次马小德在外省的一个风景区旅游，让一个道士给算命。这道士把他的长脖子端详了半天之后，说，这脖子太长了，日后恐有砍头

之灾。浑江人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，但程海岩听后却一笑了之。他想，这不过是那些卖了厂子无业可就的下岗工人释放的一种情绪。道士吃豹子胆了吗，敢这样给人算命？

接着受牵连的可能是财政局局长朱雨祥。朱雨祥是个胖得眼睛想睁大都困难的肉球，走起路来两条短粗的大腿拼命较劲，再名牌的裤子穿上几天，裤裆处就变得一塌糊涂。他身为财政局局长，和国资委有着天然的联系，国资委很多事情需要过他这一关。有人说，如果朱雨祥的眼睛能睁开，牛昕就是牛魔王也搬不动那么多的国有资产。

还有可能受牵连的是省审计局的副局长杨志。这个和《水浒传》中“青面兽”同名的人，曾任本市的审计局长，是个很健谈的人。与“青面兽”相同的是，他也长着青斑胎记，只是《水浒传》中杨志的青斑胎记长在脸上，他的青斑胎记长在胸上。杨志在本市任职时，牛昕的各种审计报告都出自他的手下。初核时，李子和就找出了审计上一些明显的漏洞，怀疑牛杨蛇鼠一窝。不过，杨志很得上层的赏识，今年年初，他被提拔到省局当了副局长。

程海岩不再去想，他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。秘书小吴敲门进来，说周二省里有个需要书记参加的会，周一报到，周二上午开会，请示他能否参加。他点点头同意了。去省里开会不需要动脑子，带着耳朵去就行了，他一向是把开会当成休假的。

小吴刚走，李子和就来了，没等这个堂吉诃德说话，他就摆摆手道：“今天已经是周末了，‘双规’牛昕的事下周再说吧。”

李子和没有点头附和，而是直着脖子说：“一个大礼拜，会串多少供？”

“你总该给我个思考的时间吧。”程海岩佯装生气地对李子和说，“这是‘双规’干部，不是传阅文件，我怎能大笔一挥一签了之？”

“可是，夜长梦多呀。”李子和搔了搔稀疏的头发，仍站在那里不走。

程海岩笑了，他一贯认为，在下属面前必须表现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沉着来，这是服众的前提，尽管有的时候他心里也在七上八下。

“牛昕跑不了。”他语气坚定地说。

他不容置疑的信心如一股强风，让李子和心头的疑云一扫而去。李子和细长脖颈上青萝卜一样的脑袋点了点，离开时说了句：

“那就让这小子再潇洒几天吧。”

程海岩知道李子和话中的含意。牛昕天天花天酒地，这在浑江市已经不是新闻。党风室的人曾经找牛昕谈过话，希望他注意公款消费问题。很快，一位市领导给纪委打来电话说，牛昕的工作性质就这样，招商引资，不吃点喝点感情怎么联络？情况报到程海岩这里，他微微一笑，事情也就撂下了。

程海岩一向喜欢在周六上午游泳，这个时段游泳池没人，水质又好，是做一回浪里白鲦的好时候。

他水性一般，游泳风格极其散漫，一池碧水，任他鸭子一样不规则地钻来晃去。反正池水中就他一人，岸上也无观众。就是来了人也没关系，脱去了一身行头，泳镜泳帽一戴，谁还能辨出官与民？他在看一部电视剧时，对退位的乾隆与刘罗锅在澡堂里的那段戏感慨颇深。其实，所谓身份都是些身外附加的东西，当大伙赤条条挤到一起时，哪里还能分出皇帝和平民？可是，皇帝一旦穿上衣服，让前呼后拥的随从一衬，立马就不一样了。

水温比室外的天气还要舒服。他闭着眼睛信马由缰地仰泳，半晌懒得动一下两臂。等到池水几乎漫过耳朵时，他才大鹏展翅一样划动一下，让身子直挺挺地蹿出一截去。今天，他

的脑子里总在想着牛昕的案子，他知道，无论省纪委还是市委，对“双规”牛昕的事情都是口头答复，而真正落在文字上签字的只有他自己，这就意味着他要承担此案可能出现的所有后果和责任。牛昕已经几次请求，要和他谈谈，他都没有同意。他对任何案子都不想先入为主，他在等待李子和的调查。他对牛昕的答复是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和调查组说。让他心烦的是，主管案件的纪委副书记告诉他，省里的一位领导对牛昕的案子很关心，已经让省纪委了解情况了。他对副书记说，不要听信谣传，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领导找我为牛昕说情。副书记说，你天生一副包公脸，不到关键时候，不会有人找你的。

游泳池的屋顶是钢架结构，顶盖是一方方透明的玻璃，透过玻璃望出去，就是深邃碧蓝的天空。他睁眼看了一会，心想，这屋顶要是一整块玻璃就好了，那样，映进池中的就会是一方完整的蓝天，现在这样，好端端一方蓝天被“井田制”了。

正在胡思乱想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急促的求救声：

“救命！”

他一个转身翻过来，抬头一看，不远处，一个女子正在水中挣扎，眼看就要沉下去了。他一个猛子扎过去，抱住女子的腰把她托出水面。游泳池有四米深，沉下去可是要命的。

“救生员！”他一边踩着水托起女子，一边探出水面大喊了一声。

值班的救生员闻声跳下来，帮他一起把这个女子救了上来。

女子躺在长椅上，急促地喘息着。救生员要扶她去医务室，她拒绝了，她说自己不知道水会这么深，从上面看这水也就齐腰呀，怎么一下去脚就够不到底了。女子面容姣好，体态苗条，程海岩觉得这个女子面熟，又一时想不起来。他看这女子已经没有什么危险，便说：“你该看看标志才对，四米水深，

两个你也够不着底。”说完转身要走。

“程书记，谢谢您。”女子欠起身子说。

他愣了一下，问：“怎么，你认识我？”

“我是电视台的苏梅。程书记今天救了我一命。”

他这才对上号，这个溺水人原来是电视台主持新闻节目的苏梅，是浑江市家喻户晓的名人，在社会上，苏梅要比他这个纪委书记有知名度。

“哦，初学游泳，要找个教练，这样莽撞下水，太危险了。”

程海岩从苏梅身上移开目光，拉下泳镜。苏梅那瓷一样的皮肤光泽闪耀，令他不敢直视，尤其是苏梅泳装上的樱花图案，让他的目光无法聚焦。他从没有这样面对一个漂亮的女人，更何况是本市的女名人。就在他转过身时，苏梅又说话了：

“程书记，有道是，救人救到底，送佛上西天。你既然救了我的命，就接着教会我游泳吧。如果我不会游泳，下到池中还是会呛水的。”苏梅是一口气说出这些话的，她从躺椅上坐起来，很虔诚地等着对方的回应。

程海岩下意识地四处望了望，除了一个救生员在池边闲逛，偌大的游泳池再无他人。真是得寸进尺的女人。他对女记者向来敬而远之。这些人背景复杂，人脉错落，你说出的话，通过她们的笔写出来，有时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两码事。现在，苏梅提出这样的要求，让他猝不及防，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，才回答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的游泳技术不过是个三脚猫的水平，不敢误人子弟。”

他拒绝了苏梅的要求。如果外界知道，他堂堂一个纪委书记教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游泳，这可是个容易引起暧昧联想的市井话题。说完，他朝苏梅点了下头，然后一个猛子扎到水里，溅起的水花扑上岸来，让半坐在躺椅上的苏梅打了个激灵。

程海岩又在水里开始他的仰泳。不知怎的，他明明仰望的是棚顶的玻璃，可是那玻璃上却出现了穿着樱花泳衣的苏梅的形象。说实话，苏梅身上的泳装要比她的容貌更让他心动。那泳装上满是盛开的樱花，绚烂却不张扬，恍惚间生出想靠近前嗅一嗅的感觉。他对樱花的偏爱缘自大学时代。离学校十几里的一处水库公园里有一株百年樱花，在一个樱花盛开的春天，在这株樱花树下，他结识了一个女孩。这是一个有着樱花一样笑容的女孩，她在樱树下写生，他站在后面看。这个可人的女孩子画画很专注，齐耳的短发上落了几片花瓣，让他的目光在花瓣和画板之间忙个不停。他傻傻地站着看了半个上午，直到女孩放下笔要吃午饭时，他才想到这么呆呆地看一个女孩子画画有点不礼貌。就在他要走的时候，女孩盯着他的校徽说，喜欢画画，应该考美院呀。他感到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似乎听到女孩又介绍了自己，但他没有记住，只觉得自己好像做了错事。正好一个同学喊他，他便揣着一颗乱蹦的心逃离了女孩。多年以后，为此事耿耿于怀的他很是埋怨那位喊他的同学，正是这一喊，喊跑了自己的初恋。

游泳池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他知道自己该离开了。上岸时，他扫了一眼苏梅坐的地方，已经不见了那片樱花。

从更衣室出来，看见一身白色休闲装的苏梅正在大门口站着。“你在等人吗？”他不得不打招呼。刚才他的拒绝过于生硬，这样多少会伤害一个女人的自尊。

苏梅微微笑了笑，道：“我一个人来的，我在等出租车。”

程海岩的车就停在门口，那个小号牌苏梅不可能不知道。程海岩已经没有勇气独自驾车离开，撇下苏梅在这里等出租车，他只好邀请苏梅一起走。

路上，苏梅双手合抱着大大的皮包，雕塑一样静静地坐着。程海岩瞥了几眼身旁这个一声不吭的主持人，心想，自己这是何苦呢？救了人家却又得罪了人家，当时，教她几个游泳

的动作不也就应付过去了吗。

程海岩驾车将苏梅一直送到她住的小区门口，临下车时，苏梅突然说话了：“刚才您拒绝教我游泳，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丢了面子，为此我流了眼泪。请程书记不要再拒绝我第二个请求，希望能给我一个报答救命之恩的机会，请您吃一顿晚饭。”

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，脑子里突然盛开一簇樱花。他听到苏梅在车窗外说：“时间是明天晚上，等我电话。”

程海岩在周末一般是比较清闲的。上午游泳，下午躺在床上看书。他刚刚翻开看了多日也没看完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鹏志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王部长说有急事需要向他请示，马上就到家来。

程海岩很奇怪，有什么事情这么急呢？非要到家来。他对这个王部长印象颇好，王部长情趣广泛，爱好颇多，是个帅哥才子型的干部。到欧洲培训了一年后，更是才干大增，在会上发言时喜欢夹杂几句恰到好处的英语，让程海岩这样先天不足的干部感慨颇多。他想过，将来经济全球化，没有这样一茬领导干部，与国际接轨还真成问题。

王鹏志是带着组织处阎处长来的，一看就是一种工作的姿态。他拿出一份名单，说是明天要报省委组织部，因为时间紧，市委常委会就不开了，书记让常委们圈阅一下。

程海岩接过名单一看，是市委推荐省级先进的名单，名单上一个熟悉的名字像针一样刺向他的眼睛：牛听。

牛听这次被推荐的称号是“省级优秀党务工作者”。

“你们对牛主任了解吗？”程海岩问。

王鹏志看了身边的阎处长一眼说：“处里专门去考核了，阎处长你把考核情况向程书记汇报一下。”

带着厚厚眼镜、一身书卷气的阎处长有些拘谨，稀疏的头

发如同盐碱地上缺乏养分的小草，细软而蓬松。他从包里拿出一沓材料，开始介绍牛昕的情况。材料中的牛昕的确很感人，让人联想到许多报上宣传过的典型名人。如果程海岩不了解牛昕，单凭这个材料，给牛昕一个国家级的称号也不为过。材料中列举了牛昕处理贿赂问题的一件事，说牛昕用别人贿赂他的钱，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建了一所希望小学。他感到蹊跷，专案组怎么没有掌握这个情况呢？

阎处长介绍完了，王鹏志解释道：“省里催得急，这才周末来打扰各位领导。”

客厅墙上的挂钟，突然在这个时候推开一扇小窗，一只小鸟探出来，很响亮地叫了三声。王鹏志下意识地看看腕上的手表。

程海岩看了看圈阅的常委的名字，十一名常委已经有七个圈阅过了。圈阅过就是表示同意，也就是说这份推荐名单从理论上讲已经可以通过了。

他的眉头微微蹙了一下，把报告摊在茶几上，正要起身拿笔，身旁的王鹏志已经把笔递了过来。他接过笔，很规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——他签名一向都集中精力，从不龙飞凤舞地显示潇洒，尽管他的草书很有功底。就在王鹏志微笑着伸手要接过名单时，他又用笔在牛昕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个圆圈，用一个箭头把这个牛昕拉了出去。然后，把名单递给了王鹏志。

王鹏志接过名单看了好一会儿，不解地问：

“程书记，这……”

“噢，”程海岩轻描淡写地说，“牛昕同志有个信访件正在核实，所以，我认为这个时候推荐不太合适。”

王鹏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小声问：“问题严重吗？”

程海岩很认真地看了他一眼，这一眼让王鹏志很不自然，他赶紧补充说：“牛昕同志是我们在工交系统培养多年的一个典型，这次，他要是不上，名额恐怕要瞎了，我们没有准备第

二人选。”

程海岩不动声色地说：“牛昕的问题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”

送走了客人，他又看了一会儿书。上大学时他就对马尔克斯感兴趣，尤其是这本《百年孤独》，书中马孔多人对吉普赛人的磁铁和冰块的描述让他浮想联翩。他煮了一碗面打发了周末的晚餐，然后出门散步。

浑江市的秋夜属于小商小贩的天下。程海岩所在的小区住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但小区的门口还是商贩云集。卖瓜果小商品的且不说，紧贴着栅栏的一块区域竟然被几个狗肉贩子给占领了。这几个卖狗肉的穿着不伦不类，个个贼眉鼠眼，程海岩总怀疑这些人是社会混混。听小吴说，浑江市有个偷狗团伙，专门到乡下偷农民的狗杀了卖狗肉。程海岩让城管的人问过：是不是不要在小区门口卖狗肉。负责城管的人调查了一番后告诉他，这狗肉摊还真不好管，因为韩主席是这肉摊的主顾。

程海岩不好再说什么。城管所说的韩主席，是市政协刚刚退下来的韩维田，他中学时的政治老师。韩主席喜食狗肉喝小烧，这是浑江市公开的秘密。每年雪花一下，韩主席都会兴致勃勃地杀一条狗，招待与其关系近一点的市级领导。程海岩和他是师生关系，自然也在邀请之列。程海岩不吃狗肉，碍着老师的面子又不得不过来，所以，每次参加这样的聚会，都有一种活受罪的感觉。

从密集的商贩间挤出去，程海岩来到路灯昏黄的大街上。自从在市医院当牙科医生的妻子到法国进修以来，他习惯了一个人到大街上散步。他发现，早晨散步时总会遇到些熟人同僚，而晚上在大街上遇到的都是些退休的老人。是晚上散步不利健康吗？当然不是。他想，大概是在位的同志晚上都有各式各样的应酬，回家太晚，想散步也散不成了，只能选择早晨出来。

刚走出不远，一辆小车追上来停在身边，韩主席摇下车窗对他说：“别走了，上车。”

韩主席说话十分干练，几乎没有半个废字，毕竟和程海岩有一种特殊关系，说起话来几乎不容商量。“给你家里打电话，没人接，我猜你是出来散步了。”

程海岩上了车，问：“这是去哪儿呀？”

韩主席笑眯眯地说：“去品尝普洱茶。”

程海岩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，他最怕韩主席拉他去吃狗肉喝烧酒。韩主席酒量大且喜豪饮，倒在他杯下的市内外领导不计其数。程海岩曾开玩笑地说，韩老师教了他许多知识，就是没教他喝酒的本事。

韩主席把他拉到西山下一个叫做“国际写作中心”的山庄别墅。别墅不大，十分有味道。清一色的歇山式木刻棧建筑，勾檐连脊，曲廊弯榭，置身其中，恍若进入阿房宫一般。建筑的四周栽植了大片雪松，墨绿色厚密的枝叶遮住了别墅的窗户，给古朴的建筑添加了几分神秘。

胖乎乎的财政局局长朱雨祥已经站在别墅的门口。他一身白色的休闲装，更加给人圆而粗的感觉。好像刚刚洗过澡，他的头发还有些湿，鼓胀的脸上有着条条潮红，看上去像个朴实的南瓜。他握住程海岩的手说：“我请领导喝茶不喝酒，程书记是不是该表扬我？”

程海岩没有想到朱雨祥会在这里，朱雨祥这么一说，他也跟着开了句玩笑：“朱局长，有的茶可是比酒贵呀。”

“你说对了程书记，今天请两位领导来，就是淘了点好普洱，好茶会好友嘛。”

韩主席显然觉得朱雨祥这话有点过头，有拉高自己的嫌疑，下级怎么能对上级套朋友呢？便在一旁道：“有话进去说吧。”

朱雨祥领着两人来到一间日式包房，一个穿着和服的女服

务员正跪在榻榻米上候着。茶几上玻璃煮水壶、宜兴紫砂提梁壶、三盏骨瓷盖碗杯和一个土陶公道杯很讲究地摆放着。程海岩看到，一个银质的盘子上，搁了一块槽子糕般大小的普洱茶和一把古币形的不锈钢茶刀，想必这就是朱雨祥的那块普洱茶了。他环视了一下房间四壁，古典风格的装修很有品位，对面墙壁上的一幅国画，给房间点缀出几许深邃。难怪叫国际写作中心，来到这么个世外桃源，不会写文章的也能冒出点酸水，程海岩这样想。

韩主席说：“老朱呀，我天天喝普洱，你说说你这茶比我的七子饼好在什么地方，值得我们跑这么远的路？”

朱雨祥诡秘地一笑，道：“今天请两位喝的不是茶，是古董。”

他把银盘端过来，指着那块槽子糕状的普洱茶饼说：“这是极品茶膏，清廷的贡品，距今有一百多年了。”

程海岩仔细看了看，这茶膏其貌不扬，一块并不好看的炭状物，绿黑色，表面净是细小的蜂窝孔，估计重不过二两。

韩主席轻轻嗅了嗅，道：“把古董喝了，岂不可惜？”

“再好的茶也是给人喝的，两位领导能赏光，这茶膏我还敢留吗？”

茶小姐开始操作。她动作娴熟，从温壶涤具、切茶投茶、润茶冲茶，分茶到杯，每一环都有条不紊，文雅娴静。

三个人端起茶杯，程海岩品了第一口茶。茶味很重，舌尖有一种涩涩的感觉。

“不错！”韩主席盯着那杯赭色的茶汤说，“不愧是越陈越有滋味啊。你说呢？海岩。”

程海岩放下茶杯，眼睛却不自觉地又投到对面的国画上。他说：“我对普洱茶没有研究，不过，从老朱摆的这个阵势看，这茶肯定不一般。从报纸上知道，普洱茶的价格已经高得离谱了，这百年的茶膏恐怕是茶中极品了。”